

#### 早闻狄声

## 被宫崎骏刺痛的一瞬间

明明在清明档期票房成绩突出，宫崎骏新作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在普通观众中留下的最大话题，却是“到底有没有看懂”。在动画织梦了一辈子以后，宫崎骏似乎终于任性了一把，交织的故事线、多层次的隐喻、部分略显冷酷的画面，都让习惯了风格的观众最初有些不那么适应。

以我个人的体验而言，这的确是一次感受复杂的观影，有些现实而冷酷的瞬间，甚至多多少少刺痛了银幕外的我。比如主人公牧真人的设定，与过往宫崎骏作品里充满好奇、勇气与热情的主人公不同，他有着明显的痛点与弱点。无论是母亲离世带来的心结，还是面对父亲与继母时的拧巴，又或是在

新环境里的愤怒与自伤，他时常流露出难以抑制的痛苦，也时常用礼貌掩饰恶意，真实到让人由此及彼，联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些不同的侧面。

又比如牧真人在异世界的旅程，常常给人一种醒不过来的噩梦的感觉：刚刚还在为哇啦哇啦地轻盈升空而欢喜，下一个镜头就是鹈鹕疯狂的掠食与火焰灼烧的痛感；推开小屋大门，少年立刻被一列列巨型鸚鵡围堵，磨刀霍霍的压迫感近在眼前；而牧真人在异世界找到继母夏子，两人愤怒的嘶吼伴随着无数纸条的攻击，有一种温情假面突然撕破、内心隔阂纠缠不休的具象感……一层层一重重，时不时就把人从瑰丽想象拉进无间地狱。

也是在这些不舒服、不适应甚至是被刺痛的一瞬间，我开始能够理解宫崎骏所说的，对于这部作品，“不会追求令人感到欢乐、暖意的感觉”，而是要描写出“能够承受住善恶、梦魇、染血世界的勇气”。这位从来提供勇气与美好的艺术家，试图在晚年的作品中，用真实的苦痛告诉观众：当你被生活所困，梦之世界也注定惊涛骇浪；若能闯过梦境的虚妄、走过心结的阵痛，你就能迎面面对现实的勇气。就好像经历过异世界的这一遭，少年牧真人理解了生存的无奈、资源的倾轧，也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：无论世界如何变化，抱着恶意是无法生活下去的，接受真实的自己，才能决定你最终会活出怎样的人生。

当然，如果实在需要一个解答，如今网络上早有许许多多长篇大论细腻分析，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如何对应宫崎骏的童年、如何传递他的反战思想，以及不同角色背后有着怎样的隐喻。但我以为，对于这样一部极为个人化的作品，不妨就放下想要“看个明白”“找个答案”的念头，顺着故事自然飘荡，去感受影片中两个世界还原的那些失去后的自我保护、真与假的诡辩、试图承担的勇气……然后你或许会发现，这个共鸣的响指，宫崎骏值得。

李原秋  
媒体人

#### 情人看剑

## 相信他的美商

也不知道是谁负了谁，杨凡导演与时代之间，数度缘铿，令人扼腕。过去他那些作品，部部唯美至极，别无分店，却也要等到二三十年后才被追认赞颂，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甚至一票难求；最新作品，如动画电影《继园台七号》，倾泻毕生功力，如梦似幻，臻入化境，却因时代气候干扰，时而碰壁——或许至少也要再等个十年。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，错过终究是观众无福，但如果能够此刻宾主尽欢，知音早日相遇，皆当喜欢。

《游园惊梦》4K修复版来了。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，一些影迷抢到《少女日记》《玫瑰的故事》的票，也有不少人询问，《美少年之恋》《游园惊梦》在哪里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，今年片单上已见《游园惊梦》，王祖贤、宫泽理惠、吴彦祖将在银幕现身，以及苏州园林、昆曲仙音，还有林忆莲的主题曲《明明》，无一不美，是天作之合，现在重温，恍如隔世。

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杨凡电影，

或许该是：古月照今人。这并不是说导演古董老派，而是他的观照里既见古典，也见先锋。换句话说，或许李商隐、杜牧、李煜、柳永，甚至是贾宝玉，这些性情才子，到了现今也会有与他相似的感触与书写，不仅会与时代同行，甚至会作惊人之语。还有影迷说请一定要相信杨凡的美商，这美商并非无源之水，往前追溯连接的仍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骨子里的这些审美、情调、韵味，驱之难散，已经刻在文化基因里。杨凡导演数十年苦心经营的，未必是在定义何为美，不过是在重申何为美。

比如说，《少女日记》已经很港风很都市少女感了吧，但在电影中，吴美枝与邓浩光交错回望，一再错过，林志美的《偶然》主旋律回响时，那样的淡然惆怅，与古诗里的幽幽怨意并无二致，琴瑟之声化作现代乐音，仍然冷冷作响，低回不已。一样的月光照耀古今，尤其是在《继园台七号》里，天边圆月出现过无数回。

托月寄意是传统，放在电影里，无论是过气伶人流落香港，遥望朦胧月色，无限惘然，还是在幻想中描摹《红楼梦》中妙玉遭劫一幕，身后总有月色映照，俯瞰这一切的月亮看似无情，却又极有情。这乡愁一样的月光，足以让人清楚感知，并迅速领会个中意味，如果能在大银幕上被这片月色笼罩，肯定心旌摇曳，面有余晖。

电影《游园惊梦》再不可得，也是因为记录了王祖贤与宫泽理惠银幕上最后的艳光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说的虽然是那一刻的缱绻春思，回头再看，也是说所谓永恒美好，其实吹弹可破，不堪一击。美到极致，也是脆弱到极致，记取美、守护美，应该就是杨凡一生的功课。

长凤新  
媒体人

#### 花言峭语

## 为一个神秘的故事等待十年

在陆川导演的微博上，看到一个好消息：三月中旬，电影《749局》的补拍开机，李晨等演员陆续进组补拍，半个月后，补拍杀青。

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项目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，熟悉之处，在于“749局”这个名字，已经在2014年的电影《九层妖塔》中出现过了。在《九层妖塔》里，“749局”是和《鬼吹灯》的故事混改在一起。此后，有消息说，陆川导演将把“749”的故事单独拎出来，制作一部新电影。2018年，电影《749局》就已经有了豆瓣条目，2019年6月18日，《749局》举办了新片发布会，导演陆川和主演王俊凯、苗苗、辛柏青、郑恺、李梦、李晨都在发布会上露面。《749局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，科幻奇幻电影迷都一片欢呼。

2019年年底，《749局》杀青，进入后期制作。就在此时，时势变化，电影业进入寒冬，《749局》资金链断裂，陆川自己垫资，进行后期制作。大半年过去，陆川工作室的资金快要耗尽，新的资金还没有注入，陆川甚至去上了商学院，学习商业化运营，“先救工作室，再救电

影”，并且通过接拍广告片、微电影、上综艺等方式筹钱。几年后，这部电影经历重重波折，终于补拍杀青，也意味着后期工作也在完成之中，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

据说，“749局”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机构，陆川曾在那里工作过，在他们单位还有一个小部门，是研究特异功能的。成为导演之后，陆川一直想要拍摄“749局”的故事，在接手《九层妖塔》的项目后，他已经在做《749局》的剧本了，于是把这个部门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，加入了《九层妖塔》。而《九层妖塔》那个带有明显预告色彩的结尾，就似乎在宣告，即将有一部，或者一个系列的“749局”故事问世。将近十年后，这个项目终于有了最后的曙光。

十年时间，对一部电影，对一个人来说，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陆川导演对《749局》故事的念念不忘，以及影迷对这个故事的期待，让我产生一个疑问，我们对一个故事的感情，竟然有这么牢固吗？我们对一个故事的情感，到底是什么？

我对《749局》故事的情感，建立在对它想象力的膜拜，和对那种神秘感的留恋之上。在十年前的《九层妖塔》里，我就已经看到了另一种想象力，是影像工业的想象力，它已经远远超出我对国产电影的期待。斯皮尔伯格和徐克，都曾为了拍摄自己想拍的故事耐心等待，因为他们萌生出故事的想法时，电影特效技术还很落后，不足以让所想成为所得，直到

特效技术终于发展到了可以任取任用的地步。幸运的是，《九层妖塔》赶上了这个时代，在此时此地看到这种技术之美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将来肯定还有更好的，那就等将来。

我更喜欢的是这个故事里的虚实对照，《九层妖塔》的故事发生在特殊年代，一边是唯物的写实的时代，另一边是消失的神秘文明，这边是工人的高原红、甘肃口音、女宣传队员的小快板、威风凛凛的石油工人歌，那边是直通宇宙深处的地球往事。这些细节，是戏仿，有谐趣，但也非常逼真，而那边的神秘往事，也因此被推向更深更远处。两者的对照，让人心驰神往。这种对照特别好，有美感上的，也有文明史意义上的，过去实在，未来浩荡。

而《749局》的故事，被放在“近未来”的2030年，这其实也还是一个接近现实的年代，在这样一个年代里，有神奇异能的少年，逐渐成长，经历冒险。这样的故事，依然在和现实发生对照，也赋予新的时代以神秘感。而这种神秘感，是当下的刚需，在摄像头遍布，所有人都没有秘密，一切都已经大白于天下，一切都被人们以像素级精细的眼光审视的当下，是更为强烈的需要。为这个故事等待十年，等的，也许就是这种在没有神秘感的时代出现的，最后的神秘。

韩松落  
作家

#### 钱眼识人

## 才子求不得

新片《草木人间》的上映，让演员倪妮蒋勤勤和陈建斌的恩爱成为社交平台上近期的日更话题，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两位大明星的过往也都被翻出来重新编辑作为“衍生剧”供奉。好在，我也并不反感。对于蒋勤勤这样的大美人，几乎是与完美贴边了，即使在今天这个岁数还是见之忘俗，就相信了古典小说的描写不算迷之滤镜。她的颜值，能保鲜到当下，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很重要，蒋老师嫁的是真才子，也就是陈建斌老师。

陈的才华，其实是可以拉参照系来对比的。你们都知道活到庸俗中年人的阶段，内心深处最爱跟起点比肩的那帮人比，譬如同学什么的。他的才华，让他显得特别不像是李亚鹏的同班同学。我还偏偏喜欢他主演或者执导的文艺片，比如《人山人海》、《一个勺子》还有《第十一回》等。我都很喜欢，他最出圈也最出名的角色当然就是《甄嬛传》里的雍正，昵称四郎，戏称大胖橘。

现在这部剧算是盘出京杭大运河般的包装了，在我看来，它更应该理解为一部历史正剧，它的精神内核才不是什么大女主，而是穿透历史沉淀下来的人性结晶。雍正演不好，这部剧的骨架就垮了。导演郑晓龙开拍时脑子就很清楚，主题就是“反封建”，所以找来一个才刚过四十但有些显老的陈建斌是对的，如果找着保鲜膜的港台男演员就是一部标准的古偶剧。

郑导演非常有魄力地将历史线划在了雍正帝的床榻之下，看着他不胜其烦地等着流水般的妃嫔侍寝。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巨大的荒诞感，无论是演员还是角色，在周而复始的疲惫感下，男性魅力不缩水才怪。个体的魅力缩达到峰值，却成就了一个帝王在政治上的深邃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包括嬛嬛在内的所有女人在计较情爱，只有四郎皱着眉头在算计政治收益。他当然是通过婚姻来维系与前堂严丝合缝的组织架构，比如稳住年羹尧，比如拉拢蒙古贵族，比如有夫妻生活的敬妃背后是有军队的支撑，甚至娶了嫔妃宁贵人，也是考虑到打通与果郡王的信息通道以及团结多民族。这才是雍正的底色，历史上起得最早，最勤勉批奏章的封建皇帝之一。他不需要什么性张力——其实都给了果郡王。与其说在剧中表面上看是兄弟情，但骨子里是互相拉扯的本我与超我，政治为本，情爱超纲。

总觉得演雍正并非陈建斌最过瘾的，他不止一次说自己最想演李白，我是信的，或许他在李白身上看到自己的某种投射，才子的傲娇、自恋还有孤独，迄今为止，他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，被中戏师弟辛柏青在《妖猫传》里抢跑了，很贴文本，酒醉的谪仙大概就是这样。

然后他要竞争的是动画片里的形象，难度越来越高。本人眼见越来越像胖橘，最新消息是因为新片而被挤进“霍乱”人设的赛道。一声叹息，推人及己，终于我们可以圆滑又不失体面地将越来越难实现的梦想，作为保护自己怯弱、孤独还有痛苦的袈裟。求之不得，就是最大的得到，我们总能很完美地描述想象。

钱德勒  
媒体人